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四百十一

餘姚黃宗義編

傳二十五

孝子

孫孝子

宋濂

孫孝子諱惟中字伯庸濰州昌邑人祖明父琳世為農
孝子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性雅愛宋名臣言行歷歷
能道之凡所謀猷恒取以為則年及壯用推擇為寧海

州吏一年貢益都府瀕行會父卒皇皇如欲無生縣有
漢昌邑王廢城舉柩塋城中結庵廬其側藉苫以居曠
野無人深夜月冷哭聲依稀隨悲風遠聞人為泣下日
啜淖糜二盂却酒肉弗御晨起無火掬雪頰面輒詣墓
前拜久之手足皸瘃形容憔悴甚或勸其還哭而不對
閭師韓泰亨帥闔巷民言於縣縣君戴友諒弗之信將
廡之伺夜半攜二蒼頭出風雪中抵庵廬而聽孝子聞
足音遙問曰暮夜欲何為戴嘆息而去以為不讓古人

亟上之府部使者加覆察如縣言請旌其門文達中書
禮部不報孝子長身美髯善談古今事遇子弟若嚴師
家法著于井落多効之娶劉氏從孝子之化居舅喪亦
不近酒肉三載生三子尚志尚文尚德尚志業為儒今
禮部主客主事云

史官曰李瓊據益都明被兵掠至洪溝去家三十里年
始十歲兵以其童也易之明夜遁俵俵亂行有老父教
之曰兒但從吾指以往即至家矣明如其言走固隄鹽

場中草深滅頂而豺狼左右嗥明竟得還父母亦避兵
方歸舉燈索明不得相向哭燈忽作花復自相慰曰我
兒其返乎不然此花何徵也言未訖忽聞叩門聲啟視
之明也亟挽以入初父止生明今明之子孫逾四十人
而惟中又孝行卓卓如此天之不絕孫氏者其有以哉
其有以哉

石孝子

戴良

石孝子者四明山農夫也家世貧賤老屋數楹隱隱叢

薄中孝子早喪父獨與其母居一日以事出則告母
曰兒出母居此無侍養者幸往依女氏待兒之歸也
母曰諾其女氏家去母甚邇孝子謂母可即至竟行
後二日歸首過母所寓而母未嘗至也孝子即心驚
倉皇抵舍忽見壁間一巨竇覘之則虎子三據其榻
處為穴孝子知母已為其所害即慟且盡殺虎子復
磨一斧堅執立竇內頃之母虎循竇入即斫其首碎
之取肝腦磔諸庭而復大慟以斧指天曰吾雖殺四

虎而我母之仇未足以報也乃更跡牡虎所行路持斧阻崖石待之牡虎果咆哮過崖下孝子奮而前當虎首連斫數斧即斃虎雖斃孝子亦隨死僵立不仆張兩目如生而手持斧擗不可奪鄉鄰走弔咸凜凜欲亡去獨常捕虎者相率拜祭而神之蓋余至越間諸宋先生元僖云

論曰父母之讐不與共戴天是以齊襄仇紀而有紀侯之去國魯莊仇齊而有乾時之戰敗蓋寢戈枕甲仇在

必復而已其可逆計強弱蓄情抑志以悔其生哉竊痛
宋氏南遷二帝客死金國稱兵以復仇誠不可朝夕緩
也而顧有阻於奸議卒使終天之恨竟莫一伸是果何
為哉當時議者孰不以宋弱金強為說以孝子觀之宋
雖弱豈下于一夫金雖強詎勝于五虎孝子能行之而
宋之君臣反有所不能設使孝子之事見之于彼日主
國議者亦可少愧哉嗚呼若孝子者皜皜焉烈烈焉雖
與岳將軍輩比肩可也

丁孝子 鄔斯道

丁孝子名鶴年字鶴年西域人也性狷介窮經博史尤工於詩自祖入中夏世為顯官父職馬祿丁公官武昌縣最長有善政歿而就墓武昌後兵亂鶴年倉卒奉母夫人走南徐世父家生母馮氏先匿邑之東邨東邨首難竟阻絕莫之知也餘十載母夫人歿鶴年又避地明之定海聞父墓嘗為盜發掘生母又病死葬洪道鄉日夕憂悸且却絕酒肉鹽酪示自貶又二十載道日通即

告牒還武昌至則別窳地樊山窳父棺卜日襄事日已
迫而淋雨十日不止鶴年先一日拜雨中願翌日雨止
半日終事竣至質明密雲雖四塞雨則強不澍也及發
引視窳而反雨傾瀉如故已而訪生母墓地邨聚中邨
聚自兵後草莽極目父老皆淪喪間有存者又轉徙他
地故母之墓地漫不省何所自秋至冬徧詢之終莫有
知者鶴年無以措意惟作母主蚤暮拜母主前求五旬
浹有報拜至七日夜夢母氏出高堂中鶴年遽牽母衣

慟哭以慟即寤晨起鄰老楊重者至云吾昨夜夢子之
母氏堂宇間自內出以酒肉見賜與三人同食飲內一
人不御也鶴年以夢母氏與鄰老同所夢堂宇皆在舊
業之西又同夢之日又同斯是墓地朕兆試與耒荒土
物色之因具畚缶皆往徘徊顧視見平陸土有陷下者
鶴年意謂吾聞母葬時無棺椁下輓土磚上覆敗舟板
人與板肉盡乃爾茲殆可起而觀歟遂陳肉酒以祭祭
畢斲其土骨果見板僅有松節土磚亦具良在是矣然

恐他墓偶有同者復嚙指血骨上試之良久收去血骨
通變齒色可驗母一齒當正中如漆視之亦驗時四人
同往享祭餘鶴年未嘗入口正與鄰老夢無少異乃收
骨棺斂墓是鄉慈母王氏墓在寒溪塘併加封樹鶴年
就廬于父墓將終其身

論曰子盡孝於父母固當至感夫幽冥涉至難而不變
者非孝誠之至不能也予考史冊方多古而少今孰謂
鶴年屹然處乎頑薄之中為古今之所獨也彼幽冥者

且足以感之顧不能感諸人歟

東溪廖孝子

解縉

張鎰伏質報父仇曹娥沒水求父屍不幸而死吉柩代
父受刑黔婁為親請命幸而不死然皆自分必死矣幸
不幸有命焉人尚憐而著之王子安省父南交溺于海
廖自公省父大寧溺于河死命也而心不展志不伸不
其重可憐也嗚呼靜姝固樂於奔馳閨闈固樂于行旅人
不知命也有定焉當死也居亦死行亦死自公雖未嘗

必其死然曷嘗計其死且而死於省其親也豈若死於
兒女子之手者乎於是王子安死十年而自公繼之自
公幼能文章跟經躡史淵涓耿節恂恪恭敬儼然貌不
逾中人而所當為奮發如電不可測其父敬先謫大寧
四五千里水陸竒險自公歲往省不以寒暑需家有大
父有母有叔有弟姪有妻子家人衆多當離別忍淚皆
曉間強顏笑語慰帖老稚出門及童奴客旅相處曲折
良難敬先粹然有德君子也莫能動其愠喜自公見輒

喜慰甚自公平生愛人一家人愛之自公幼子孑然孤
立人見者皆為變色自公死時洪武某年某月某日也
其弟自勤祭以文綢繆纏綿痛苦情切甚讀之使人墮
淚初廖氏嘗大顯於吉吉稱東谿廖氏有名自公大父
退省先生卓行舉世不可測與予叔父刑部公原祿相
謂親家敬先兄弟三人皆賢亦皆仕有名聲其季敬已
尤高潔不諧世特與予善自公兄弟四人皆善予嘗歲
時過從見其一座三世人跪起列侍森森郁郁或舉觴

論文川華月映顧盼如在圖畫中識者多云是家不偶
然必將昌大未幾敬已歿敬先謫去自公死倏爍間慘
然悽斷若此何也

贊曰玉也不必以圭璧驥也不必以羈的中道而折衆
所棄嗚呼斯人而斯溺

擔骸

姚夔

元失其鹿天下分裂兵爭不休杭浙之地據於張氏桐
廬在浙上遊密邇于杭獨當其衝邑隘濱江水陸交值

無城郭溝池之固無甲兵備禦之具寇盜旁午絡繹上下縱肆剽掠民無聊賴逃匿山澤父母妻子骨肉長幼各自為生邑居數百家一旦燬為瓦礫烏乎是何可言也時邑人姚伯華甫身長秀拔生二十餘年未娶事父母極孝晨昏定省未嘗去左右父母年俱六十餘家頗溫厚值時艱難度不能存躬奉二親去匿閭原山中各挾貲費以行倉皇為羣盜所迫投叢莽間散失不知所往在盜過父不虞後盜之至也出呼其子遂為盜所得妻

聞知賫所挾物馳救其夫盜併驅以去至一山澗路崎
險夫婦老不能步哀訴乞免盜怒並推崖下墜石死明
日稍退伯華甫遍野號呼追求不可得哭聲徹天忽有
指示曰爾親在崖下趨視之則皆死矣伯華甫計盜來
未已用絳紬被二裹其父母以肩擔之乘夜由間道奔
桐江下時江無舟渡躊躇間俄漁人掉小舟遠遠向岸
來若有使之者甫出銀鐺一隻付之載以渡南岸復肩
擔二骸至姚家山祖墳之右採樹葉掩之徐用木錐挖

土且饑寒無力又慮他盜之窺覬也晝伏夜作三晝夜
穴成深可丈許負二骸殯於穴仍負土築壘高三尺痛
哭嘔血而出未幾我明有天下四海大定羣盜屏息民
各復業於是伯華甫歸即舊基而屋之孑然一身形影
相弔乃因其族嫂宋氏聘錢塘楊氏為婦生三子家業
漸饒伯華甫恨二親死非其所每一念即號慟對人語
及悲不自勝計其遇難時二月也不知其死之日故每
臨二月則終月絕飲酒不茹葷不接賓客獨擁爐自泣

手持火仗畫灰隱痛裂肺肝淚傾注灰盡濕不已家人
妻子或問之故不答勸之益嗚咽弗能聲進飲食推去
不能舉筋奉祭祀執爵哀哀叫爺娘如在膝下時雖路
人聞知無不感動伯華甫記逃難日乏草履幾不免尋
以銀釵購得之始獲濟遂終身手織草履以施貧乏弗
取直此蓋得之子先妣申屠氏淑人之言如此三子長
唯可次唯善次唯大仕洛陽令唯可三子曰岱曰啓曰
稷稷今領鄉貢安福訓導唯善五子曰鴻曰鷗曰楚曰

嶽曰夔夔吏部左侍郎唯大一子曰龍河南左叅政暨子孫男女不下七百指伯華甫壽七十卒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楊氏壽八十有五卒贈淑人合墓于祖墳之次人號為延慶墓云

贊曰夔幼時聞鄉長老云伯華甫善人也家倩工發直平不爽約人爭投焉綾帛衣件以數百計一夕火發家貲煨盡不顧急移所寄物或謂掩之詔以火可信人亦自信無存也甫不然明日按籍各還其主無一欠客有

過其肆少憇出下一巨囊甫視之乃鈔也急追還弗及矣逾年遇其人延至家詢之其人憫不知所遺處亦無更求意甫乃囊擲還封識宛然客歎謝而去兄伯榮洪武間任河南永成典史以事坐臺獄既釋乃死其內弟方姓者化其骸遺歸匿之語甫曰得錢事可解甫聞聲聚其所有不足復鬻畬田四十餘畝得白金若干兩併所聚物付方氏去既而歸語甫曰貨行幸弗累家矣不意病卒吾已收骨殖頓黃山寺盍往取之衆知為所給

欲暴其情甫曰弟得兄骸歸葬足矣置勿問一日服新
襁衣攜杖出街有羣少年侮之既而叩門頓首謝罪甫怡
然命之去鄉有巨豪恃貲弄官府手反覆成禍福甫謹
避之或過門即屏戶弗與近其存心之厚與物之宏守
身之謹類如此是乃所謂善人也嗚呼積善之家必有
餘慶甫不自享厥慶而持以遺後之人後之人可忘其
所自來也耶不忘其自來而復以遺之後人庶乎知世
澤勿斬也為子孫者可不勉夫因著擔骸傳敢併及此

孝孫夔頓首百拜撰

范孝子

周復俊

孝子范運吉蒙化人其先合肥人也五世祖成以武功授蒙化衛指揮運吉父寅年十三即慷慨代父繫獄斷髮授經聲聞犴狴咸嘆異之踰二年逋完得釋寅益勵志劬書補郡庠生同舍生史官與其子被誣俱死寅旁睨不平挾牘往返陳懇不屈主者恚之黜其名寅夙抱大志麟閣蘭臺意崇朝可登乃今遭故家業蕩析母氏

云亡生妻去室四子孱然而已為愬他人寃淪喪所有
撫事拂膺憤悵亡聊決意出遊名山窮探遐矚以自恣
不願拘拘留畛域間也時運吉已遊黌宮號泣諫止之
不從欲侍兩喪未殯乃脫婦左氏簪珥命僕與俱嘉靖
癸卯六月一日父即矯然長往比出門顧運吉曰吾從
此逝矣兒他時有心其求我於葫蘆山乎吉蚤夜悲泣
籲天靡從未幾左氏與女胥喪吉家徒壁立姻鄙給之
始克襄事丙午省試下第痛父遠遊哀羸成疾卧旅邸

巡撫雲南大中丞應公大猷聞之延諸齋閣就醫藥焉
久之吉病漸愈製衲戴笠將為汗漫之遊督學副使胡
公堯臣堅留秋試得雋即攜子潤不抵家而行蒼茫入
蜀夔州南山見方士家懸刺曰滇葫蘆山人范寅始知
父無恙乃懸購書於背日負之行又刻尋父狀邑里墟
落野寺山邨即布諸人人庶幾遇焉所過神祠稽首哀
禱逐景依聲展轉恍惚茫然無應驗遂浮峽下荆湘上
京師復導淮沂汴東望鄒魯入濟南憩太平寺夜夢父

執其手指一盤石曰我死此石下矣石形類葫蘆吉大
哭而醒歷鄒魯諸郡邑俛俛莫知所之復入太平寺值
應公撫山東元日出見其尋父狀乃訪諸寺中邀入官
署俄應公召為吏部侍郎吉固辭去公憫其形神俱瘁
攜之入京吉病轉劇歎曰死生命也第恨父未見而先
死不瞑目耳屬潤曰我脫不幸爾當繼我之志無忘厥
祖乃若我死則應公自有處分公適過齋闕聞之謂吉
曰哀哉范君君若有變吾必無負君也撫之而泣繼移

書慰之畧曰自古豪傑之士方其不能自遣時非不欲奮一死以自快而此身所係則有重於泰山所以寧隱忍而不敢輕失此身也今子行若思坐若癡縱為親委身溝壑亦何益耶范君其加餐定慮戒之哉無何吉少瘥應公請于家廟以兄女字之吉終辭公不可復為吉移檄四方求寅未三旬應公致政還越吉病亦尋愈再刻尋父狀無慮數千楮路逢人輒拜授之誓不見父不生還也由是入武當祈神登紫霄宮過榔梅林至大石

旁肉驩馬蹶還亦如之莫測其故既而訪黃鶴登岳陽樓道出京山度池河以趨承天承天庠生烏茲者其僕得尋父狀同庠生陳良臣見之驚曰此非葫蘆山人子乎若不吾邁雖奔走老死亡益也即遣弟追吉吉問良臣知父之由良臣曰嘉靖丙午春有中使廖彬遇一老人于樂豐河不下驢怪而詰之老人曰我雲外人非若可挫也中使怒縛之老人口不絕詈中使投之溝中良臣夜聞溝中有聲掖之以歸師事焉始知為葫蘆山人

及其姓名半月餘乃去後良臣過榔梅林見葫蘆山人
嘯歌坐樹下踰年再至前所過處詢之則曰山人死矣
死之日坐雪中飲水一盃而逝其徒陳憲掩之石洞中
計嘉靖戊申七月上旬某日也吉聞之大哭良臣母嘆
曰此必葫蘆山人之子不然何其聲相似也吉於是拜
陳母為母而兄事良臣急要良臣趨武當良臣亦迷其
處遇道士王崇舉指示石洞儼即所夢葫蘆狀也吉大
慟幾絕恍若有牽其衣者遽欲啟之或曰此禁山奈何

可輕啟且果為爾父紫霄宮住持鄒厚先山人徒也盍
往白之吉與良臣同謁厚先有難色哀祈曲諭始
從遂于牽衣處掘得二骸冥然莫辨吉禱于神刺血驗
之一血沁入骨其一不入也吉斂以衾棺舁出是時提
舉太和山湖藩叅議雷公賀副使張公景賢叅將李公
某鈞州守范君大儒感吉之孝為樹碑於石旁章厥美
焉嘉靖癸丑予自瀾滄入滇運吉扶柩適至邂逅于昆
池之上左布政汪公尚寧督學僉事徐公養正與予欽

式高風悅伏至行咨嘆累日謂子平載生壽昌不多讓也遂言于都御史孫公世祐御史黃公中二公欣然疏請賜旌門閭汪公復倡寮窠大書孝通神明昭揭宅里吉既還家墓父遂構茅宇於冢旁朝夕泣奠以終制焉今歲乙卯秋九月吉偕洱海張君伯和上春官將締姻應謁予于薇垣別館淹延晷日吉於釭下為予言往年親出遊時吾哭踊薪水之隙輒撐戶以杖畫地盡力習飛白書積久純熟雖閤中結構不失吾流轉四方與弱

子扶攜幸餬口生全獲至今者皆學書之力也又言吾適荊州行遠安道中後若有人曰前有虎吾亟避之亡患回視四山寂無行人也一日渡楊腦津榜人紿納葦洲上積尸縱橫夜雷雨大作江水驟漲幾沒俄漁艇接之獲免嘗至河南某鎮日將昃已解鞍休憩忽心痛急呼潤馳去是夜劇賊師尚詔流劫至鎮盡屠其人吾之迫險幾亡此其槩耳其諸流移困辱顛踣饑寒頽喑不能言更僕亦未易悉數也言已淚涕霏霏雨下嗟乎

人之於親其罔極之恩一也世固有蔑視其親而輕棄之若遺者何心也范君拳拳於所生不忘其覆載之恩而克盡終始之義茲出亡于外嶽崎五年跋涉回旋不知其行幾千萬里而卒能歸遺骸祔先隴以明其志嗟嗟范君其篤仁敦行而為人所不能為者耶途窮跡微出入於九死之中而安然無恙若有物以持護之者寧非精忱昭徹為帝所相邪予少讀史傳見古之孝者却猛獸出水火感神祇獲瑞應諸竒事迺今徵諸范君益

信無惑也

王孝子俞烈婦 劉文卿

王世名字時望婺之武義人其先未知所自性聰毅年十七從師韓光濟治業焉持糧遊他境萬厯四年父王良四十三為仇王俊廿六所擊中要害死世名馳歸則就木焉世名不及訣且未敦器也痛欲絕念以狀聞郡縣抵其罪法殺人者死然不診驗不成殺也世名抱其母泣曰吾安能殪仇而不暴吾父乎族衆遂得請入仇

產因涕泣哀呼為寢其事亦不欲傷母志也於是繪父
像已持劍於其側問之則曰古人佩劍自礪吾薄飾以
侍乃翁不亦可乎跪起號慕服闋不輟三年補弟子員
謂其妻俞氏曰吾以儒服見先人汝其謂適乎吁嘻哉
慶者在屋弔者在堂俞習其所夕怍坎聞之憮然而未
有以言也時仇亦來會世名攬涕接之亡何而生子狂
喜大異謂俞曰婦知是何等兒也吾不能復須矣大飲
達旦終不能徹示於母知我有所必死而哀阻及也哀

阻則事不就九年正月遂斬其仇於蝴蝶山下叱劍而
號衆曰仇殺矣余惟不能愛身而濡恥也族衆嗟咄觀
者盈堵名神色自若歸報母尋出其所受讖仇產租數
與其手刃仇者以聞於縣疾走入獄武義令呼曰子出
矣吾將置子於別所上狀於部使者竟以兩令質之金
華令曰俊廿六為殺生父者宜伏毆刀然殺不在生生
為報非為殺也誠得而父傷者吾焉不能捨勁烈之士
哉令出坎焉辨之世名大痛曰余固欲受辭殺也以至

於此苟自戕伐吾父當被害時寧不能見賢令也仇母
用名誅矣朽骨起于修夜發掘見于後嗣吾曾不能軼
絕曹娥而幽掠吾父也令令之歸俟再訊焉則陰令將
其父棺以至因以減死論世名望見父柩遽以頭擊石
血漬殷地大呼曰父不再辱余不再生嗟乎余欲一死
不得矣光濟知其志不可奪進曰宥善人者君也寶藏
賢者名也即令決於君前不如緩哉君止矣兩令悽歔
去之父喪以故得全時邑里皆臨無不悲咽大號是夜

持母泣曰子之命也夫義不危親孝不毀性死父而失
母其何能為九原可作能無懟乎遂屬其妻與子於光
濟閉嗆不食死猶懷其父主柩云先時生入仇產歲得
租變值封藏之仇饋則拜語則諾也連牆而居善自匿
以故仇不為備其自鑄劍私獨銘之曰報仇曰夫差爾
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妻與母莫之識及斷其頭顱而出
之時年廿一子宗禹嗣

劉侯如曰天性之於人湛矣安邱捐市辱之生趙娥畧

夫家之等斯以纖芥發憤惟桂立懦者哉放此為報則
需時日以斷凶慙者無或激焉要其磨志繪俠後嗣逢
生手而不憂固足以暢其往懷而欲惜此委蛻倖為全
人霜介之志未之或知也世或軌以他衷嬰燕人之悲
幕效牧豎之殘照斯君子所以無從容也周禮曰凡和
難父之仇則辟之海外亦以謹避善良直情彰枉迨夫
姦軌竄迹借交斯弘則夫暴骨定情矯徒無所仁孝之
士其能忍乎用斯是殞古今同嘆是故郅暉出箒卒為

漢良輿情不閤惡可格之峻文三代所以成其明哲也
嗚呼又可已哉

王世名妻俞氏武川俞源里人父聰為後母所鞠性惠
婉孌有修容年十七歸世名時舅已斃于仇見其夫快
快不寧問之故不告曰我兒女子固不宜知君然君行
婦自同此遂以夫所閉也而置之心識其為舅恨也世
名有所居密室每戒其至輒理香擊跪其前誦所彙忠
孝編俞一日偶見之則泣然淚下曰君固惡其謀及婦

人耳敢不重閉乎世名於是食舍肉俞謬之曰子豈為
大士也者以為穢其戒體哀毀而瘠母何賴焉終然弗
之奪也明年生子宗禹夫祝曰善視我兒先君其不餒
矣愈心諱其說時仇以慶事至室生退而目之曰彼遂
偃蹇者不食麥矣愈益用驚念然以其夫非寔不先白
正月世名遂斬其仇以歸婦姑相視駭愕世名曰孤之
生也獨不得刃父仇逡巡數年所以不告母若妻者以
有手仇之心吐之則衆止我衆止則泄今長棄母矣我

為不孝子而妻為賢妻善事姑以卒我志遂就縣械故
事囚親家屬無有令不拘而舍之故妻與母皆從焉俞
哀謂生曰梁氏妻能自毀夫與之偕隱余偕子死不難
為也生曰母老子弱王氏成敗其在汝矣俞悵然曰請
以三年勉為子留於是絕而甦者四世名竟不食死俞
復不能食韓生與媪弔其廬使媪譬之曰前與生言而
忽棄之不祥絳春之寄若如能任之耶視汝呱呱者何
如耳乃就食屬姑病乃輟哭內哀嘗醫藥媳事如生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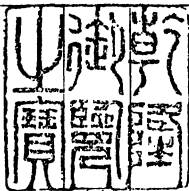
不解結襚者數月，逾三年食息於柩側，瘠不避也。有伏棺扞火所不足為者，一日姑叔議遷柩于外楹，俞大慟曰：「死生異路，故他適也。君內吾內而不出，君出吾出而不內矣。」吾與生言此，其期乎遂盡移其簪珥業壤焉。以遺藐孤，絕食數日，就拜姑焉。曰：「今以五歲子賴姑而姑固長年撫之也。理筭拭髻死於棺側，時年二十二，鄉里無少長皆奔號之。是日雨雪交涕，山川縞冥，弔者無不哀慘執宰以事上天子，賜賻三十兩，字祠一區，令後世

追思焉

劉侯如曰巾櫛以之有實無二夫慮不經倉卒幸全則名虧齒創則節壯時蓋不可已也俞氏之於夫長懷盡矣而立孤下報三歲幾何道韞之優游會稽有以也王郎以難殞生世名以仇致命安否蓋大異焉侍慈哺幼待盡以踐然諾又何愧耶觀夫司敗自束泣骨為期骨肉之際諒乎興其烈思壯哉以哀滅也

讚曰玟珉同穴夫婦剛烈怙戀仇兮身摧憲設拱木懼

侵穴回潛濕三歲室勞厚儀母揭於邑哀茨翔陽微滅
熊虺朝俘兩竒繼馘夫非名浮噎憎痛骨雲黯天迴怯
夫壯律



明文海卷四百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四百十二至
四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臣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錄監生臣蔣厚傳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四百十二

餘姚黃宗義編

傳二十六

孝子

李掾

耿定向

李掾者余里中人也名學梅初為臬司幕下掾當世宗
賓天詔下諸司哭臨時掾伏庭下哭之獨哀督學顏沖
宇氏義之因晉署司刑功曹云掾兄弟凡四人掾為嫡

且長餘孽子掾父暱諸孽而疏薄掾田宅便利者采與諸孽故諸孽富厚而掾獨窘其大父不平欲訟諸官掾跪大父膝下泣曰弟吾手足父鍾愛弟即愛我奈何以腐鼠傷父意且也控孫訟子以子懟父匪彝大父乃已里人稱其讓尋母死掾廬墓所者三年往見廬墓者率為廬居或為茨乃掾熒熒獨棲莽間暑雨一蓋嚴冬一藁席耳又苦貧日不免以拮据生理出出必返即深夜必至墓所一夜至墓近溪澗忽雷雨暴作溪漲不可渡

乃持蓋立溪上望母踊號曰女兒在此女兒在此如是者達旦又一夜雪積數尺許鄰有耆儒張姓者意掾苦雪或他之也深夜往矚之席藁卧雪中翳沒不可辨環視久之始見雪中隱隱一髻張益嗟嘆轉語人人近歲其父死亦廬墓側如喪母里人稱其孝掾從事刑曹也憲長方某氏亦廉其賢特令督臬獄舊吏督獄者值慮囚時可坐得若干金乃掾受令即自榜獄中曰諸囚犯於刑者中多以賄故上令吾督獄者勅法耳若干法而

賄賂何如此囚一毫不以自浼且從家裏糧具饘粥以飼囚之無告者又有囚法不應死掾檢牘得其情請於憲長生之絕口不言恩其人懷百金致私為曹掾取后察知德由掾也乃置酒飲間更薦幣加金為壽掾艱然振手去又共稱其廉且仁云掾往歲飭介紹謁余余重其行見之掾故古貌又冠履敝惡隕然一田夫也余間與友人談經史或舉其凡未悉其末或憶其意偶忘其辭掾從旁代對每多助余始知掾亦常涉獵經史者詢

其小師里儒張高長師郭先生慶善甫善甫王文成之門弟子也其行誼蓋有本矣耿子曰天也命夫其不幸而不生於元和永建之年乎藉令生丁其際久已公卿矣乃掾故不善治生其家日落里人無識者咸姍其迂而行輩或反嫉其矯士貴過乎哉雖然若原憲高柴輩得聖人為依歸則又不可謂不過掾幸受知冲字矣

二孝子

耿定向

二孝子都逸其名氏予聞諸長老先生言為紀其大凡

云其一丐子也行乞吳市中吳門有貴人月夜道橋上
聽其下有歌唱聲者下觀之則丐子也坐一老嫗塊上
以所丐得酒捧進而跪進焉唱蓋以侑云貴人訝詰之
丐子驚喜曰儂窶人聊為阿母歡耳貴人嗟良久歸明
日轉相語稱異焉後時人窺之見所娛其母者多類是
自此諸貴人每宴輒置餘豆間曰以待孝乞兒也吳下
至今口其事云其一居浙之長興里蓋推魯人也獨事
母有至性其舊業俱以養母故至衰落僅餘屋數椽矣

其從父猶羸於貲一日飲諸媼呼孝子侍媼多豪貴人
饌且腆甚孝子未及舉即私念曰令何緣得致我母前
耶則時時目左右盼每伺賓所不顧急摘諸甘脆品裹
紙納袖中未見一再御即御若未嘗旨焉紙盡而袂已
盈盈矣縮縮逡巡席間復私念曰令何緣客罷即致我
母前耶會席闌酒酣主人出金卮酌貴客貴客不勝酒
以卮置樓簷間覆以瓦先間歸俄侍者報亡其卮衆客
欲自明約曰請即扃戶令人人袒檢之必得乃已孝子

兩手捫袖中至羞澁也倉卒不得計即謬曰由我詰出之則曰匿他所矣至夜再詰之則又謬曰求諸所不得或為他人乘也奈何然當卒償之耳詰辰從父責所償孝子願鬻其屋且曰幸稍寬我俾先僦屋奉母居令無訝也不爾懼傷母氏心從父雖嗔恚聽其語亟道母氏已默默心動矣無何貴客憶前厄乃折簡主人語以故且曰昨蒼黃歸未有白也將無枉君家僕耶主人如言檢之得急呼孝子至孝子猶謬對如初從父曰癡兒吾

業已得卮知非君矣顧若何苦自誑負不韙名孝子始吐實淚淋漓下曰某苦不能勉奉母氏歡而兒女態若此比諸貴客在設令我袖將大詬我且重為叔父羞故寧爾爾從父大感悟因曰若欲孝乃力不能我即羸餘兩豚犬兒能似爾萬分一不耶乃召前坐上客遍語之曰是子如是如是忍與吾兒二視哉卒三分其產令得終奉母氏焉聞其族里至今多禮義人謂遺風所漸云

贊曰孔子有言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為孝乃子殆
契是乎世之力能具五鼎八珍前羅而不能令其親一
開顏者豈少哉令人脉脉感愴矣或曰行乞至詬恥辱
親也不知彼營營競進者視乞墻行何殊矣究所止能
以親顯不耶懷肉至自誣事若甚駭可憫乃其顧養一
念即古潁封人奚加焉卒感叔氏風施後世有以也夫

謝孝子

顧璘

謝孝子名廣字志浩祁門人系出南唐銀青光祿大夫

詮之後由大嶺三遷而居王源由詮公十六傳至忠是為廣父母汪氏父性狷逸出賈梁宋間神仙遐舉事志竊慕之遂遊名山求至人以圖不死不歸其鄉廣幼母教之學年十六授春秋於從祖方伯廷憲公讀頴考叔遺羹事廢書泣曰古人一羹不忘其親余有父失養不顧獨何心哉抑聞朱壽昌失母求之五十年竟獲廣不生空桑乃忘父母也顧母氏無他兄弟侍養即納婦李入門七日決計出行纏擔登誓周四方以冀必見次大

梁得父於小窰旅邸號泣抱持如得再生父摩其頭曰
兒孱孱遠來良苦今與兒歸矣相依旬月戀戀顧慕如
嬰兒信父已變前志顧乃給廣往汴北取浮貲云同歸
會伯龍起偕兄祿自魯山來會因託二人代侍緣父感
彼道深得間即脫去滅跡矣比還躡躡既絕莫知所適
忽傳父在魯山即匍匐往尋弗得有郭駝氏者儒生也
哀之因館穀為圖計諸儒生來唁盡憐愛之欲挽留就
學取科第云爾父聞之必來廣以書復諸生其畧曰舜

不得親雖攝天子之位猶怨慕而懷憂若余則失其親矣
乃欲務虛名沮實念是誠何心耶仕以求忠安有不孝
而可為忠乎已矣吾求吾父矣辭旨懇款諸儒生不能
強咸嘆曰孝子孝子聽其辭去歷陳蔡鄭衛之墟達于
荆襄反于河上遑遑如追戚戚如喪舟涉陸跋弗御酒
食夜則稽顙北辰以控精懇凡諸寄宿之舍輒勸人修
孝弟行感動甚衆人亦每每導送窮索幽險渺不得徬
佛母在家病作族黨寓書召之歸歸乃持母泣曰天乎

何置我于感感間耶人有襁抱稱孤者毒矣我幸有父
而不得見有列鼎調膳者福厚矣我徒有母而不得供
菽水雖謂非子可也仰天大號聞者酸鼻既侍母疾愈
聞武當有道人影響類其父即銜哀辭母以死為誓嚴
戒步拜以往腰貲販賤營給口食至則非是又聞南山
中多學仙侶乃衝暑雨躡冰雪歷風濤崖磴之險深入
窮探難苦萬狀足痺且跛竟不得遇匍匐河汴又十年
形羸髮禿悵悵待斃而已家又報母大病倉皇顛天挽輿

兼程歸至家跪牀下泣曰兒罪當誅求父弗得復棄母
養天地不覆載矣於是躬奉湯藥衣不解帶唾涕必手
承之踰三月而母安又數月乃復逡巡進曰兒初意父
志神仙索居方外窮矣事久不可料嘗聞河埠館人云
有徽商每二三年駕巨舶一至貨盡即去述其容貌行
事儻而翁乎兒因置行篋在彼計今秋冬當來欲往候
之天其或者遂此也母許之乃輿痺往候踰年又不至
徬徨計無所出長號而歸母亦老且病矣日維率妻子

竭力供養結樓日北望冀父來歸又以意繪像朝夕哀
臨或夢挽父裾不能留則號哭達旦至動雞鳴凡飲食
及其所嗜輒投筯不食迨母氏以天年終乃具父衣冠
招魂以寤焉哀慕之心至老不替也年六十有九忽疾
作且起命製衣衾仍口占曰正氣還元造餘辜積厥躬
一生行止定千載是非公遂卒卒後二十年其子祚錄
其孝德委悉成帙謁余為之傳予讀之移晷乃盡訝焉
踰年未敢捉筆問其鄉人曰信然乃作傳著其概

論曰父母所由生也是謂之親生致其愛死致其哀豈待慮而能哉其或事變外迓弊精殫力以濟所願固亦天性之自然非有加乎其外也唯夫世教衰替擾鋤德色往往路人其親而後孝子得著其譽吁亦痛矣如謝孝子之事間闕險奧憂愁疾苦亦云窮矣而持專篤至於蓋棺猶抱遺憾斯天性純良無慚於薄俗者乎其可謂篤行士矣

楚岡苦孝

郭進卿

余慕燕史孝友列傳第非燕弗錄矣每擊節百世上乃
寓燕目擊若鄭之垣者黃岡團風鎮人丁丑歲父遊都
下母王慮夫宥而不返也命之從且囑勸亟歸至都父不
如意為書吏以給垣竊計曰我生十六矣可使父日劬
勞乎執鞭之士其可必求哉竭力付役人下庶朝暮易
為活耳即入薊修足覓錢佐父需至三屯五月五謁景
忠山靈為親壽歲終以所覓歸父于羈旅每持齋誦經
無非為親者日隨父都下間輒垂涕勸歸父不甘數千

里來尚落拓入間里而日苦父不歸念母之倚間久矣
壬午暮春朔齋之次日咬左手中指瀝血具詞為禱且
願持齋誦經三年放生施錢各至千止朔望叩拜諸神
五月望病且休遂夢神詰責狀自是益致虔三四載如
一父棄書吏圖他役不遂憤悖成篤疾囊以求醫聲亦
習剔髮餬口而塗益窮于歸垣傷之朝夕顛天有老人
卧道左狂呼環視者多戲之尋散去見垣獨立最久詰
孺子其為何對曰吾見老人長者卧病而不忍去也老

人喜而遽起因覓其酒肉乃罄所有為治具共旅宿聽
談玄卜休咎屢以父母問不答每明發而並不寐焉于
老人所授者敬拜而祠之乙酉仲春五日五鼓在都下
稽首于昊穹曰垣窮旅無厝為親哀禱者屢矣恐不足
為驗今特割左肱以識若而不可改請不肖身當之舍
肌而刃若劈紙然父詰其狀為愴然動逮母脇病疽醫
者不治矣夢神人投之藥及告而子祈禱狀寤疽破且
瘥告諸妯娌竒之時別母幾十載矣一日同父觀傳竒

者作孝童狀感念母益深父思大母亦有動色復舉母所囑纚幾百言而痛哭以告竟執前言不許乃婉辭求暫歸起居于大母亡何復歸膝下勉許而辭若訣也陽月啟行負黃米薯蕷及榛栗往歲暮抵家大母徂矣母散所負示家人且語以所夢即當空合手拜謝因告母以割肱故而家人咸稱孝云居甫月復北負晚米凍米數升土魚數尾為別父時所須也塗乏資斧以藝輾轉求食夏初乃抵三屯父孟陽病卒鄰邸為埋于叢塚矣

聞之哭幾仆孰所負而莫痛稿莖之不可返子然五內
若烈也土人示從火化則蹴然曰吾甘以薄俗而待吾
父乎哀呼明神曰不肖別父以思母也不意父年未及
中竟為羈以終垣不肖雖傭丐寧甘父作燕山鬼乎奈
家數千里控告無門矣愿自鬻買棺歸葬畢來役以償
此生者再取左肱瀝血立券敢誓于明神庶幾人信之
遂當空而劓作券于塚側荒穢纍纍不可數平時人所
驚過者晚以灰畫圈跌坐其中念佛為父讖多怪狀不

述明發引魂歸祀逆旅枵腹背血券悲號于街衢體無
完衣面容深墨有與之飯則曰使吾饑而死歟亡父不
終于此乎敢不拜惠而食諸有薄助以金則不受曰不
足以襄吾事而吾不勝其為報耳於是人咸嘖嘖苦哉
乎孝子云守備邢公謙南陽人聞而召之哀鳴執血券
以自鬻公曰嗟乎吾豈以貨取而宦遊者哉囊固空僮
求奴安忍以孝子為乎姑俟之為爾圖由是浙人金君
印助之棺陶君雲鵬為殯具閩人余為備喪服林子守

谷資杖屨仍有助者則辭之焉乃泣拜于陶君曰不肖
亡父有餘幸賴諸君子就木俾不肖身亦獲成禮邢公
厚賻道里費旅櫬可以長返矣且不忍奴我我忍忘而
奴耶第於諸君子匪報終身何日忘之乎陶君諭之曰
不知爾者奴爾奚為知而願為爾執鞭吾復何以贈哉
因授余簡曰孝難矣孝難矣於今之見斯人燕史氏其
舍諸

外史氏曰余稽諸史其傭丐割肌苟有一足傳况兼之

乎今迹其所為多二氏家教固不重遺體如吾儒者道
然能不從火化以歛首足形且正首丘焉則全親者大
矣視世人但知有身者何如即孝子惟求遺骨者何如
吾儒稱負米以百里外為茲往來數千里與昔所負者
何如雖當從于二氏儒者道過半矣由是縣棺而封負
土可成焉里間諸君子聞之有不助而非之者哉太史
聞之亦必有定論在余則安知第感其事可以風且戎
藉同余姓亦以宗稱不辭焉而為之傳

趙孝子

夏樹芳

孝子諱鉉字文鼎砂山人至正間江南羣盜四起祖彥珪父思善皆以禦盜被害鉉與母吳匿姑夏氏盜蹤跡之急逃依外姻武林未幾武林羣盜亦大譟鉉母子亦相失時趙氏家奴有承信者在戎伍中知鉉所在求得之遣報夏氏姑姑亦避兵姑蘇遂取而鞠焉後十年天兵平偽吳鉉歸理先業語及母輒涕下不食歲時南向慟哭絕而復蘇一日辭所親走求吳越間三年歷數十

州不遇行乞嗷嗷淚盡流血後遇鬻牛者會稽旅邸言
狀始獲聚於鄞之畫錦坊相持大慟蓋母子隔絕十有
八年聞者為之墮淚遂奉母還後十二年以壽終論者
以比朱壽昌云直指使者陳馥郡守何澄俱為詩以贈
之有逢人淚滴千行血見面愁消一寸心又有望窮鄞
水雲山路愁絕錢塘夜雨船俱惋惻可痛洪武初監司
上其事時孝子居里中剛直多與物忤高皇帝別有所
中密遣部使者廉其事事覈始得旌萬厯五年入鄉賢

與祀典

論曰蘓子卿間關海外十九年而君臣再覲趙文鼎漂零吳越十八年而子母重逢豈非大孝純忠上帝所命合而離離而合鬼神自有以相之與世有親存若亡親亡若遺者聞孝子之風可以少媿矣

明文海卷四百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四百十三

餘姚黃宗義編

傳二十七

列女

月娥

鄔斯道

月娥者太平蕪湖葛通甫之妻武昌邑長職馬祿丁公
之女西域人也少聰慧靜幽諸伯氏皆明經工舉子業
月娥隨而誦說通奧義及長歸通甫及葛門事上撫下

凜如禮法冢婦盧見月娥德踰於已一日率諸婦諸女請曰願以諸婦諸女屬之娣蚤暮教詔之月娥奉命惟謹紉箴之隙必告以婦道及援引古烈女示以為則以是咸淑其化既而寇羣起其一據有豫章自上游而下勢甚張郡邑悚懼盧曰郡有城郭可恃且有兵守因使月娥挾諸婦諸女避郡城未幾寇果至城陷寇紀綱民事月娥嘆曰吾生簪組世家其忍出犬彘下耶遂抱所生女赴水死諸婦諸女咸驚愕言曰姆之死必安于義

吾可幸生乎哉亦相與死水中凡九人莫有後者其姻
張綱中為物色死所得其屍時夏暑方熾七日不汎顏
色如生郡人靡不駭異父老與綱中議曰十節同志死
不可異壙乃於故居之南黃池里作巨穴同以葬題其
石曰十女墓其弟鶴年相與樹碑墓下以昭節行月娥
無子其夫子與冢婦盧皆死於寇鶴年富於經史有操
行幼時讀書皆娥口授月娥幼名也今亦以月娥名焉
論曰月娥不忍處寇境死以素習禮義諸婦諸女之死

以素化於禮義以禮義死安於生也始一人自以死而九人亦相與俱何化之深耶是則九人者一月娥也自是而遠邇化其風者豈無其人奚止九人而已然不惟感諸人也至若屍七日而不腐毒暑又豈非精氣感鬼神鬼神為翊其靈歟嗚呼異哉

趙節婦 李東陽

趙節婦宋氏陝西咸寧人也父諱翬嘗知歸德州趙琳者歸德衛千戶也故節婦歸之琳少負氣與范指揮者

交惡范計傾琳怒不能下宣德庚戌琳以代赴京伍至
兩河口暴得狂疾夜乘馬徑去家人物色無所得筮之
曰死矣節婦乃為位發喪以其衣冠墓焉時婦年十九
子一曰遜始啖餘節婦誓與兒存亡遜長而廕教之曰
汝知吾所以不死者乎爾負我我無以見爾父于地下
平居不假辭色雖壯猶加箠或解之曰兒無父將恃
而驕驕必敗吾鬼不食矣遜卒克自立拓產增業有四
男六女雖屢幹公于外慄慄如在膝下節婦亦自飭嚴

甚別其母久迓之郊至則曰寡婦不敢野見請見于車中及堂而後拜有異姓遺女育于宋節婦弟之既而三嫁間往省節婦罵曰汝玷我家縱不能死尚戴面來也驅而出節婦事姑謹姑周老病疽甚節婦日舐濯之竟愈姑季子狙節婦之財即子之姑問所畜節婦重怒其姑則曰固在實不存一錢姑死墓稱子事成化丙戌有司上其節詔旌其門今年六十有七矣初千戶之病而亡也泗于河而甦鬻油者張氏竒其貌館而飲之酒酒

作復病去後十年霸州人云有狂男子時能自言我宦家子及問之即失度求者至霸則又傳之保定保定蓋其支族在焉至亦無所得自是遂絕又二十餘年有僧寄歸德嘗乞齋馬牧寺為里人所嗤曰毋嗤我我官也棄不為耳獨我哉如趙千戶者亦僧也趙黨有劉八者亟報遜使詰之僧曰予指揮徐忠中山王裔也土木之亂逃為僧于香山求有道者師久不值至徐聞有名僧在壽州始造焉其徒數十人予問及家故師怒以觚擊

予曰汝俗累故在惡吾從吾亦歸德趙千戶也惟聞此而已然師自為此言已悔之曰吾秘此三十年不覺妄發吾不能久居此矣蓋將去也問其齒貌性度質其母其母曰噫是也遜諸父俊即率二老卒至壽訪之則已發矣後歸德有九僧入趙東隣殷指揮家索飯中一老者甚怪偉問殷曰西隣者誰乎殷具以告僧顧其綽楔笑曰嘻乃樹此乎遂亟去比遜追又不及人皆意其為琳也徐僧者居無何其五子來自鳳陽請歸之不可則

疆之去竟逃還馬牧猶能道趙千戶事云

太史氏曰節婦之行高矣當其夫亡時非不能死飲泣抱孤凡趙氏之祀之絕是懼其律身教子皆能以義自勝圖于厥終雖烈丈夫豈復過哉千戶之事其亦矯詭務脫串縛之流未足深論獨人之情有甚于死別者于是蓋益重節婦之哀天其或者矜節婦之心使趙果不死萬有一于後亦未可知彼節婦者固可以無愧也已節婦於予姑岳夫人兄弟也予每聞其事未嘗不歛衽

而作重為之痛歎而不能已故傳之而千戶之事亦附見焉

六烈女

李夢陽

儒生劉德舉來言六烈女事李子聞之泣然而涕出劉生曰夫子奚慟乎李子曰予蓋傷為臣不忠云於乎死生亦大矣往逆瑾之亂予寔丁焉當是時人士大都以賊行問之曰救死爾又曰死瑾無謂於乎死生大矣彼粉黛笄禕之人乃顧若是烈耶自死瑾無謂之說興於

是賅者公言於朝羣議於巷偶語於途以逮至則問金
多少為罪重輕於是天下吏曰考掠桎梏之咸金逋也
下斂而上聚公簿而顯輸曰姑救死爾夫為宜若是否
耶設靡賅瑾能盡死之耶於乎死生之際難矣彼粉黛
笄禕之人乃顧若是烈耶子蓋傷焉於是作六烈女傳
陳氏者陳傑女也年十八聘楊瑄居無何瑄卒女痛
哭將死之父母不許欲往哭瑄又不許女則竊翦
髮屬媒氏往置其夫懷汴俗聘女生年月日朱綺金

字與男家號定婚帖於是瑄母以定婚帖裏其髮瑄懷
墓焉而女乃遂却容飾素笄縞衣居無幾父母謀改聘
女縊而死天順五年六月十一日也後五十三年為正
德甲戌瑄有姪曰永康者改墓瑄而求陳氏骨合焉二
骨朽矣髮定婚帖獨鮮完劉生曰墓之三年而岐穀了
瓜產之墓李子曰世人蓋多言青陵臺事予竊疑焉連
理之木比翼之禽今以岐穀了瓜觀之不其信耶

張氏者李傑妻也年十八歸傑踰年而夫病且死握其

手訣曰我死汝必更然善侍後人矣妻泣矢之曰君死妾死不願更也傑死張氏謂棺匠曰棺大之夫性喜寬大也其父母曰棺第狹之勿大匠從其父母狹其棺張氏哭毀其狹棺曰不大不棺也棺成自經而死

高氏者夏永昌妻也嫁三月而永昌病死高氏欲從之然家人防之嚴則日主前焚香竊祝曰永昌俟我其母知之泣謂之曰汝今十九年耳奈何輕死高氏曰嗟母謂百年永耶然均死耳竟縊死

劉氏者魏相妻也相之死也祖姑王媿婦有決志乃引婦登樓同寢婦哭之達旦不輟已給其祖姑曰我饑渴甚祖姑信之下樓取水食婦以手巾二幅接縊於梁上年二十一矣

王氏者孫林妻也林病貧無以療王氏賣衣辦湯藥夜顛天祈身代之林死則匍匐哭不絕聲水漿不入口者二日乃潛詣後園棗樹自經死

張氏者田孝子妻也孝子曰田銳嘗剗股療母病母死

廬墓三年於是稱田孝子云孝子有塲宿舅舖而夜殺其隣舖客盜其財於是逮孝子獄無何孝子死出其屍牆為之崩張氏之死也或勸之矣則忿痛曰我與田銳夫婦二十年矣彼既為孝子我獨不得為節婦耶竟死今按六女者皆祥符郭門西人也六十年間烈女六焉足謂之興矣聞風者激也抑地之靈使然耶孝子曰予於六女而重傷時俗之偷也孔子曰匹夫不可奪志乃人不欲死顧詭人曰我死弗獲死今以六女事觀之然

耶否耶夫鉅鑊之赫盈諸耳甘綺之誘戰于中人鬼之
闕須臾是決乃六女者方視死如歸求亡如飴偵間伺
隙如探金攫玉惟恐後時而靡獲也斯其志可奪耶不
可奪耶夫粉黛笄禕之人至微窮簷敝闥顛顛下賤之
女非有閨閣之儲文史之訓父兄之指誨聞見之開卓
也而一旦有如此者彼冠裳鳴珮之夫口先王而講詩
書者乃徃徃狼貪而狗生患難之至不化蘅為蕭則豕
突鼠竄矣於乎極矣予於六女安得不重傷時俗之偷

也劉德舉曰斯舉也予倡首義於鄉人復白其事於官
司矣業為六女立廟郭西

贊曰貴非必爵輝豈惟華有碎而完有凶而嘉於烈陳
女甘心未家槁骸竟雙並蒂則瓜歧穗離離載嘉者禾
五女繼興奮義執情隕軀捨生展哉令名於惟六女生
有鴻毛死而遽巍山岳其高瞻廟者拜過里者式無貴
無賤無識不識即跡揆心持獨驗同古今一感人心至
公熊掌取譬瓦全是恥爾忠爾孝敢告君子

四烈婦 張治道

關中山川之壯風化之淳其來尚矣人生其間男子多
仗節死義之士女子多貞烈抗厲之行古不暇論自嘉
靖丙戌至於今百里之內有四烈婦焉嗚呼難哉四烈
者馬康楊濮也皆以少艾之年以身殉其夫或縊或藥
雖死有不同而英英烈烈之氣俱之與日月爭光余恐
其久而泯焉於是作四烈婦傳

馬烈婦者燕山左衛千戶劉鉞之女山西按察司副使

歌湖馬公側室也歌湖公為吏部主事時以無子娶劉氏娶十九年歌湖公病劉氏晝夜不解衣親嘗湯藥顚以身代歌湖公卒劉氏遂不飲食日夜號痛五竅出血三日晚逐其侍女至夜半自縊而死覺乃奔救見其衣服腰襖悉密縫之顏面如生有鬼神護之者焉

康烈婦者康對山先生子栗妻靈寶左布政楊公女也栗有美才娶楊氏甫一年栗暴病卒楊氏堅以死殉姑張氏日夜防之恐防之有脫給令之歸寧意其見母族

少弛其意可以無死而楊氏即歸寧姑喜謂對山公曰
無患矣無患矣及粟葬楊氏來奔葬已挾有砒霜在身
至葬前數日遂潛吞之又毒以醢湯藥力大作百救不
能解從容言笑而死三原馬谿田遺余書曰汝當為楊
氏作傳以垂不朽至於今未能也

楊烈婦者戶部郎中武功康德充女靈寶生員楊宋妻
也宋於前康烈婦為兄而烈婦乃粟從妹也宋以前哭
康烈婦嘔血成疾三年而卒康氏許以死殉舅姑知之

百勸不聽乃指其懷中少女曰汝獨不念此耶康氏冷
笑曰死且不顧安能顧少女乎乘間吞砒霜數匙須臾
目暴面赤呼之不應救之不納而死漢波王太史為作
志與傳甚悉

濮烈婦者長安儒生員濮仕通妻西安右護衛千戶關
景旻女也歸仕通十六年而仕通卒關氏哀毀骨立日
夜坐靈柩前悲號聲達里閤帛客雖踈遠者聞之無不
掩面嗚噎暨葬期親為仕通治槨乃謂姑曰當作大可

容兩棺為是姑竊知其意親自防範之防之不及乃用
仕通縗縊牀格上死後啟箱篋視之見明衣衾褥等物
俱兩件平生舊衣巾裙巾鞋之類悉焚燒不存乃知其
謀堅定久矣

太微子曰人孰無死死而有名乃為可貴諺曰鴈過留
聲人死留名美哉四婦與古之聖帝明賢忠臣才士並
垂不朽可謂知處而不重其死者矣嗚呼關中天下之
一域七八年間而有此四婦焉何其多歟歷觀載籍上

下數百年忠臣烈士蓋不多見而馮道輩代代有之豈天之付與厚於婦人而索於丈夫哉意者富貴利達有以奪之也信哉今之享高官大爵德不足以變俗功不足以匡時文不足以經世朝身死而暮名滅其視四烈婦何如哉楊當載入河南傳以產自關中與馬康濮死照耀前後故得並為四烈婦傳云

月尼

陳鶴

月尼者姓莫氏武林人也性慧多才有靜德其母向失

身花間尼方十二三不能自奮遂從母失然非學士大夫不見及見非道德文字不談一日問潘大夫曰所謂名業者學從孰始大夫曰有志於名則名立於業則業成否則は無志者烏足以言名業耶尼聞之默然良久曰如斯而已以是益自勵凡人至益見抗不羣一日又問田大夫曰所謂文辭者人從孰求大夫曰妙由天傳機由人究致天以盡人則文辭之立得矣尼聞之默然良久曰如斯而已以是日誦詩讀書遇學士大夫即

稍稍能撰五七言詩論當世務故吳越間往往有傳誦
其詩者後島夷起海上勦掠兩浙人多說武而學士大
夫皆贊策軍門召募之士漸充塞閭巷尼憂惶闔戶密
跡不面人者歲餘或常對鏡顧容自笑若惜陷其已無
以起而終者乙卯三月望尼入天竺山院禮慈像求超
脫因而大慟歸倏失路見一樵者倚薪卧樹間尼往問
曰孰路歸城中樵者曰路固岐苟致之皆可歸尼曰爾
何滯于此耶樵者曰吾逃樵而歸于樵也尼聞之悟因

拜樵乞旨樵乃顧所卧薪語于尼曰夫薪也始出土中
天機莫遏焉但為類材糾繆遂屈上達之性今吾伐之
方得脫根株斷萌蘖就收藏煅于烈陽之中變其凡姿
反其靜質羣妄消融截然寂滅以復于命此薪之所能
也吾固憐而樵焉尼因進曰問路知歸聞薪悟脫然吾
生營營何求可了樵者曰人性本直流行惟光一有所
制則直者屈施光者受昧不有見勇之士力反其元孰
得其了哉惟山中之松溪上之月抑之不偃蒙之不滅

初性自如本體常澈人誠求之即可了其生矣尼於是
豁然大覺乃臨清流滌鉛粉却綺麗衣草曳韋入家辭
其母往清波郭門遂拜老尼為師削髮修禪終其身自
號松月尼者鳴野山人曰世傳唐呂嵒嘗度女妓白牡
丹宋蘓軾點化琴操事余每論之未嘗不異其人以為
聲樂之場亦有能回頭向道者焉月尼本背法失從當
艷盛之年一旦斷情欲遠凡歸真倘日後采而傳之未
必非牡丹琴操者之流歟噫淫風蔓地婦道日凋使世

之二節者與聞月尼之事得不俛顏自汗哉

烈女輝 鄭善夫

烈女輝者三河令周應文之季女也其先姬姓未裔即國為氏散處方隅應文蓋居庸之世也輝生而含慧抱素七歲知女訓嘗論夏侯令女曰一死事便了何截髮斷鼻乃爾應文甚竒之時有將耀者將子也習業於應文雋爽絕於流輩應文亦甚竒之間遂以輝屬焉待年于歸大禮未就而耀以正德九年六月死時輝年十七

禮不敢踰闕奔訃吞聲痛悼自廢其食飲應文憂之糾
戚屬諭意不少變旬有二日遂自經於中堂中外聞者
靡不嗟惜聲動山後先是耀之家買棺畢氏得巨木一
本析而二之至茲遂以及輝晞天其偶然耶輝性嗜花
草墀下自執數十本英蘂繁臙日供采擷輝死一夕盡
為之凋焉山後暑多蠅自輝之死輝之家蠅亦去類盡
其次年乙亥所司部使者以事跡聞曰節義

越人鄭善夫聞之曰燕趙之風悲以壯其生人多忼慨

奮躍有所激觸即輕舍其生自古然哉故感燕丹之義
視死如赴者白虹遂為貫日往往有焉輝一女子也一
念之至至感草木動天時是故城頽祀妻雷擊齊廷天
人通貫之理古今一也吾嘗論燕趙之士使克以仁義
道德顧但為俠客劍士稱顯後世而已耶輝之天資沖
粹節義昭然豈又不在學者歟夫

徐妙錦 黃佐

徐氏妙錦者先世鳳陽人父中山武寧王達開國元勳

母夫人賈氏妙錦夙承姆訓性復端靜雖生長王公家
然執禮柔嘉且寡言笑長姊適燕王後正位中宮是為
仁孝文皇后次姊代王妃洪武末諸藩不靖代王被逮
妙錦迺燕香告天矢不適人齋戒潔清若事佛然實無
佛可事自是親藩來求婚皆謝絕之有妹及笄亦歸安
王為王妃矣家人或勸之妙錦堅志如故仁孝文皇后
崩時妙錦年已二十有八文廟聞妙錦賢且美欲聘為
皇后命內使暨六尚女官往諭旨妙錦稱病辭匿不出

家人復來勸之曰此朝命也可終避耶女官隨即直抵
病榻妙錦擁被呻吟內使遙列房櫳外與女官皆叩首
請不得已乃徐徐引起自以手指面曰吾所以不嫁者
豈有他哉正以貌陋且有麻痕非婦容也女官皆羅跪
仰視良久乃進言曰尊貌明瑩如玉安得有麻特謙辭
爾妙錦即謬指數處曰此皆斑斑作點豈非麻乎女官
即出內使亦隨去復命妙錦即削髮為尼旦夕望虛空
禮佛未嘗一日懈文廟聞之竟虛中宮不復冊立洪熙

改元妙錦乃養髮返初服宣德初上仁宗皇后張氏尊號為皇太后皇太后自為東妃時聞禁中往事歆羨其節行高潔每嘆以為古今罕有至是始下教令達于宣宗欲一見之於是遣宦官將命至留都召妙錦赴北京叙戚里恩誼勅有司具舟楫飲膳禮視公主且遣內使護行及至即延入宮中相見即自稱徐達第三女肅拜謙謹雅裕皇太后以下皆尊敬之每晨入晚出或出不待晚凡數日進退恭重不失跬步宮娥見之莫不悚然

私相語曰此辭皇后不為者也特賜金帛服用諸物優養其老復遣內使護送還留都舊第正統庚申正月卒年六十有一祔葬鍾山先塋之次子聞其志操於勲衛徐天賜甚詳惜不能盡憶也復得墓誌陳璉集中畧其始終然與聞諸天賜者相合天賜乃妙錦長兄魏國公徐輝祖曾孫云

太史氏曰書稱二女釐降禮云天子一娶九女使妙錦在當時繼長姊正位中宮亦禮當然也顧乃遜避若將

浼焉亦甚高潔矣哉世稱光武不能屈于陵子陵亦呼
帝文叔視若韋布皇甫士安猶疵其面君耀節不入高
士傳烏乎世之丈夫子汲汲求仕低首屈膝惟恐不榮
以祿故遺子陵以高然此猶以君臣言也若中宮則與
帝敵體並主天下大與委質事君者異妙錦乃竟堅厥
貞守文皇帝亦竟不之強皆盛德事也嗚呼難哉

熊烈婦 教英

烈婦清江人也姓彭氏清江縣學生熊崇文妻也崇文

貧而好學烈婦織絰給之不告劬勤故人稱內助賢必
曰彭氏云初華林賊之寇端州也姜通判妾被執義不
辱死之崇文以語烈婦意在激之也烈婦曰此婦人分
內事耳既而賊果至攻東門不破焚城外廬舍殺人烈
婦走遇賊被執之盡脫簪珥與賊不得免賊牽之入室
將污之烈婦則抱庭柱不行賊怒以鐵鎚擊之烈婦怒
罵曰狗賊無禮我不愛生宜速殺我賊拔刃截其衣領
懼之烈婦不為動賊猶遲之時里中嫗亦被執在傍勸

之曰何苦如是烈婦叱之曰是何言吾意決矣第語吾夫自愛於是賊知不可奪也始刃之血流滿地烈婦猶罵賊不絕口而死賊去崇文收其屍其色如生過者悲焉有泣下者嗚呼賢哉烈婦可謂死於義矣夫彼戴鬚眉服冠紳攜志焉生蒙大僂於天地間者觀此亦可省哉或者謂烈婦之死成於激此不知烈婦者也此說行則忠臣孝子之志孤矣慨惟世降而俗漓為世道計者恒激之以作其氣是故名節之訓義生之別清議之譏

評國史之華袞鉞激之也至矣然猶質質焉莫知道趨也嗚呼何況婦人又况應變於卒至之時予竊悲夫天下之不能皆激也使天下為子為臣果皆成於激而為子孝為臣忠亦何病於激而顧以之加烈婦也故曰謂烈婦之死成於激者不知烈婦者也烈婦死一年副使提學先生關西李公以其事聞於朝許立石旌表今立石明倫堂之右

陸義姑姊

陸聚

陸義姑姊者吳郡陸粲之姊也婉嫕有識鑒歸蔣氏而寡其弟粲舉進士為給事中疎戇好言事一歲中章十餘上數譏彈用事者過惡竟以是得罪謫西南夷徼外地荒遠不能以家從粲既行數月而其妻病沒有一男一女皆幼母胡夫人老且失明方悲號嘯天莫知為計姊聞之曰嘻此吾責也顧其子曰善視而室吾往與二雖俱存亡矣亟走弟舍抱持其男若女以泣日撫視之且教以學書記及女紅恩意甚篤男若女皆忘其母之

沒也他日粲得稍遷為縣令過家戀戀不能別姊曰別矣有爾姊在何憂粲遂慨然辭去不復顧家曰有吾姊在何憂久之粲致仕歸其男若女則皆長矣姊又日為縫紉衣被飭治奩具視畢婚嫁乃辭去復從其子以居於是吳之大夫士凡與粲兄弟友者聞之莫不高賢姊之行曰昔者魯婦人遭亂舍己子而存兄子時號魯義姑姊今姊行足追配若人宜遂曰陸義姑姊云或曰姊其有所聞而興起者與姊未嘗學問顧自其少時喜從

諸弟說史傳故實及覽稗官小說至古人壯節事輒拊
手稱善為吟誦不釋口夫其嗜義也固天性然耶然姊
居貧足不出閫閩又其諸弟及子皆賤士不能藉交於
四方之賢豪長者以談說游揚其名故姊之事獨其鄉
人知之耳今世有良史如劉中壘者錄寘之列女傳中
安知不與魯義姑姊者並傳也雖然姊之始願則豈為
區區之名哉於是姊年且六十其弟粲將率其男若女
往為壽而書其事以祝之曰俾爾後之人無忘焉作陸

義姑姊傳

節婦虞氏 許相卿

節婦虞氏錢山董涓之妻也少慧知書年十六歸董歸董及兩月涓暴得惑疾強死節婦褫魄驚慟一日三四絕復蘓痛且自念從一大義也同穴信誓也殉義成信計莫如死潛治後事以身殉家衆覺共防之節婦不獲逞則長慟曰吾即不死終不能與生人事耳於是盡屏常所服髻免麻桌以居哀哭無間晨夕涕如弗叅語笑

丈室重局攻苦食淡時董方饒樂獨瘁瘠如枯禪苾芻
尼人為弗堪顧甚安之間詠菊云移種春苗愛護周柴
桑無主為誰秋寒芳甘抱枯枝萎羞墜飄風逐水流詠
竹云一片貞心古井泉清寒徹骨自堪憐相看歲暮青
青色歷盡冰霜戴一天節婦死計不遂終怨無已曰吾
不得從官人死得復見官人如生者快長瞑乎乃自貌
其夫額準眉目耳輪郭倩輔兩顴重頤粲齒絳唇皙肌
黝鬢如其平生募工刻畫而私潤飾之然工得形似耳

意態風度溢於雕繪粉墨之表則節婦情屬神解會手
應心得十五焉既成大哭曰官人今果如生矣且酒炙
饗之自是日必薦語必告事必禱盥櫛湯沐昏旦寢興
裘葛更襲無異生人之奉十五年一日也夫感通之實
精誠之極也節婦于夫誠積而思專夢耶寤耶而目若
見之而耳或聞之家衆老穉駭而走相告曰木官人汗
漉漉下矣又相告曰木官人舉衷指揮矣見婦人口語
張其舅謙木強人也恚曰兒乃馮為厲耶亟取火之節

婦無可奈何大慟曰吾長已矣由是食則祈死泣必淚
血黯爾鬱悒以終節婦死時年五十一以伯氏淞子升
嗣淞好文與予善故為序列之著于篇

論曰婦以節事夫義也然時遇遭連全于堅忍機來眇
忽貴于決從決從俄頃而堅忍將終身焉故節一也惟
時與機難易懸矣是故江漲待符貞姜溺旅舍斷臂王
婦決惡疾偕老宋女貞早寡終養孝婦義自刑全節梁
行高浴室畢命陰妻壯殘形顯操魏婦激投崖駢死二

竇勇血書清風王婦烈禮殿血象譚婦靈是其節何可
軒輕而難易自非一律也故仲由結纓王蠋伏劍概之
北庭十九年不屈之臣同一節爾而子卿險艱倍十百
矣節婦亦云悲夫

四烈 吳國倫

四烈其三郡人其一蜀人而郡人姬也俱生嘉靖間也
先後以盛年從其夫死予竊心異之喬木之詩說者謂
文王化行江漢即女子能以禮自守豈四氏能風於詩

乎夫四氏皆處身貧賤家生無所師死無所激第自信其從一之志魏如泰山不可動信如四時不可移曾不知有後名也奚啻賢於遊女之自守者乎至如劉中壘范宣城所著稱方斯或有遺憾矣夫徽美不殊而世典或漏君子猶愍焉乃予產同其鄉而覩聞其事甚著寧能使之湓死無傳也即閭巷何以風作四烈傳

石瓊秀豐樂里人郡諸生石漢女生嘉靖丁酉自少性剛烈與羣女居抗志自好不習為冶容甲辰聘州人張

經世乙卯經世病卒瓊秀聞訃悲咽毅然欲奔喪父母力挽之不可比至經世家一哭幾絕徐強起上堂拜舅姑曰不幸不及事吾夫猶得為吾夫事二尊人即張家婦無他志矣遂留喪次不去其後父母屢迎之舅姑亦以貧故屢勸之歸瓊秀竝以死誓弗聽稍迫之輒欲引刃自決自是宗黨內外無復敢有奪其志者張氏故微而經世父方困諸生不能自給未幾父又病死瓊秀獨與其姑自相弔即并日而食不言饑易衣而起不言寒

竟癯然骨立至庚申三月嘔血死予考列女傳其以未
嫁稱高節者僅羅女靜翟女素也然靜之不嫁為父報
夫而素之死夫為見迫於賊皆有以也乃瓊秀則何以
哉夫執禮奔喪甘貧誓死此其志蓋可以貫金石而與
日月爭光即羅翟二女難之矣經世又名化予少嘗師
事之

從二姑為宣化里人從必達女適趙璉兩家皆田舍兒
曾不聞醮誡語乃其居室倡隨油然天性鄉鄰賢之越

六年璉病且死目其妻而不能言二姑泣曰得毋以妾為念乎惟有與君同穴耳於是璉目始瞑二姑撫屍哭之屢絕其姑力慰不解誓以死殉姑因屬一老婢密護之二姑知姑意勉從之已葬璉舍東隅朝夕持漿飯哭奠焉聞者為之哽咽流涕未幾私告其婢曰幸善視吾姑吾夫待吾冥冥且旬日今得以身與之試黃泉蓐蟻蟻死無恨矣語畢遂不復食尋以他事給婢出即閉門解其中經死室中姑與婢破壁救之無及矣死之日年

才二十有四其姑哭之慟曰婦死吾兒也因舉其喪與
總合葬予觀古烈女類為人所不亮而恐見汚至自刑
其耳目鼻髮以示心若曰刑餘之人可釋也乃二姑一
無所為而獨以有同穴盟慨然身赴之惟恐失期即賈
生所稱烈士殉名未必若是勇也此之為節不已難乎
太史公嘗悲巖穴之士名堙滅而不稱嗟乎巖穴之士
猶有稱者而獨處身泥垢若所謂男而壻婢女而婦奴
即有竒節不得負青雲之士以傳豈賤其人而羞稱之

乎夫管仲父之舉甯戚也以婢知其詩周大夫有其婢
賢為能忍辱甘死以全其主父母不可謂細行矣曾不
得少概見至如翟家婢青死其主女即因主女見烈由
古及今其不得有所因而稱者又何可勝數乎予所聞
里中莊八兒死節事竊不勝其悲矣八兒郡富口人莊
寧女寧父祖三世為莊家奴遂冒莊姓八兒年十六嫁
劉學良學良亦人奴子越一年病卒葬舍旁八兒執喪
甚哀日舉案進食哭奠于墓屢絕復甦久之為舅姑所

厭欲嫁之八兒以死拒又數月有少年傭耕者見八兒
悅之求為贅壻其舅姑業已納聘而使八兒母從史之
八兒自度不能抗佯許焉傭遂為期以請至期八兒與
其姒方晨春私謂姒曰明日不相春矣姒不解其意少
選又與姒易簪曰他日見簪毋相忘也姒益疑之至暮
忽改新粧出拜舅姑舅姑不知其訣也以為將受壻而
喜之須臾入室自縊死夫八兒以人奴子為人奴婦至
微賤矣又年少質弱即依違其舅姑非有門閥可損保

訓可辱也顧獨視再適為汚而甘死若飴茲不凜凜丈夫女哉彼以富人子而有文君名人子而有文姬豈得與八兒論貴賤哉語云金生沙礫珠出汚泥信矣信矣艾姬者蜀之什邡縣人艾榮女吾友陶弼令綿竹時納為小姬初陶娶于黃無子而善妬嘗納吳氏姬生一子且數歲黃陽愛之因勸陶再納黃氏姬蓋黃姬即其兄女性悍而有妖態計納之足以薄吳寵而危其孤也陶尋攜兩姬之綿竹果不相能無何黃亦往助之初入解

即撫吳姬子陽泣曰久不抱兒兒瘠甚豈小婦不善視
兒耶陶信以為愛也遂不復有他虞會兒有微疾陶適
役于外二黃陰賂醫酖殺之且目吳姬曰尚能恃兒近
吾夫否已陶知兒死二黃手而莫如之何第遣與吳姬
俱歸吳姬遂見逐為農人婦矣故陶得乘是時納艾姬
艾姬年始十七端好寡言笑有寵於陶後陶遷姚安別
駕攜艾過家與二黃異居二黃竊恨之已陶又坐事貶
閩閩叅軍獨攜艾姬往黃愈不能平嗾黃姬往制之比

至則艾姬退處一室曰寧絕吾進御毋寧使官廨有惡聲汚吾夫名是時陶已踰五十無嗣自憤為妬婦悍妾所厄鬱鬱成疹死黃姬恬不為哀第自括其裝中資為再適計而獨艾姬抱屍撫棺哭七日七夜不食而死死之日屬其從者曰吾從夫子地下無恨矣幸焚吾屍裹吾骨以歸庶幾耐夫子之餘土藏焉從者如其言以骨從陶櫬還至家黃猶妬未已大罵曰婢子安得耐夫尋瘞其骨壞垣下且逕其上曰婢子安得有家乃所謂黃

姬者業已不用命而自嫁夫矣嗟乎悲哉艾事陶未久
且非其正御也而能慨然以死殉可不謂貞乎彼婦之
妬不有其夫而忍於翦其嗣又何有於殉夫之小姬也
後三年黃以惡疾死又二年郡牧楊仁甫始遷艾姬與
陶合葬而為文祭焉

明文海卷四百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四百十四

餘姚黃宗羲編

傳二十八

列女

書張貞女死事

歸有光

張貞女父張耀嘉定曹巷人也嫁汪客之子客者嘉興人僑居安亭其妻汪姬多與人私客老矣又嗜酒日昏醉無所省諸惡小往往相攜入姬家飲酒及客子娶婦

惡小皆在其室內治果餚為歡宴。媼令婦出徧拜之。貞女不肯稍稍見姑所為私語。夫曰：「某某者何人也？」夫曰：「是我父好友通家往來久矣。」貞女曰：「好友。迺作何事？若長大若母如此不媿死耶！」一日媼與惡小同浴，呼婦提湯見男子驚走，遂歸母家哭數日。人莫得其故。其母強叩之，具以實告。居久之，媼陽為好言謝貞女。貞女至則百端凌辱之。貞女時時泣語其夫，令謝諸惡小。復乘間從容勸客曰：「舅亦宜少飲酒。」客父子終不悟，反以語媼。

輒致榜掠惡小中有胡巖最桀黠羣黨皆卑下之從其
指使一日巖衆言曰汪媪且老吾等不過利其財且多
飲酒耳新娘子誠大佳吾已寢處其姑其婦寧能走上
天乎遂入與媪曰小新婦介介不可人意得與胡郎共
寢即懽然一家吾等快意行樂誰復言之者媪亦以為
然謀遣其子入縣書獄媪嘗令貞女織帨欲以遺所私
奴貞女曰奴耳吾豈為奴織帨耶媪益惡之胡巖者四
人登樓縱飲因共呼貞女飲酒貞女不應巖從後攫其

金梳貞女詈且泣還之貞女折梳擲地嫗以已梳與之
又折其梳遂罷去項之嫗方浴巖來共浴浴已嫗曰今
日與新婦宿巖入犯貞女貞女大呼曰殺人殺人以杵
擊巖巖怒走出貞女入房自投於地哭聲竟夜不絕明
日氣息僅屬至薄暮少蘓號泣欲死巖與嫗恐事泄繫
諸牀足守之明日召諸惡小酣飲二鼓共縛貞女椎斧
交下貞女痛苦宛轉曰何不以刃刺我令速死一人乃
前刺其頸一人刺其脅又椽其陰共舉屍欲焚之屍重

不可舉乃縱火焚其室隣里之救火者以足蹴其屍見
嚇然死人因共驚報諸惡小皆潛走一人私謂人曰吾
以鐵椎椎婦者數四猶不肯死人之難死如此貞女死
時年十九耳嘉靖二十三年五月十六日也官逮小女
奴及諸惡小鞠之女奴歷指曰是某者縛吾姊某以椎
擊吾姊某以刃刺吾姊媼罵惡小曰吾何負於汝汝謂
姑殺婦無罪今何如媼尋死於獄貞女為人淑婉奉姑
甚謹雖遭毒虐未嘗有怨言及與之為非獨亢然蹈白

刃而不惴可不謂賢哉夫以羣賊行污閨閨之間言之則重得罪不言則為隱忍抑其處此尤有難者矣自為婦至死踰一年而處汪氏僅五月或者疑其不蚤死嗟乎死亦豈易哉嘉定故有烈婦祠貞女未死前三日祠旁人皆聞空中鼓樂聲祠中火炎炎從柱中出人以為貞女死事之徵予來安亭因見此事嘆其以童年妙齡自立如此凜然毛骨為竦因反覆較勘著其始末以備史氏之採擇

徐貞娥 陳有年

貞娥上虞人也父諸生三暘字邑葛之泰泰殤娥聞問即於邑小樓雉經父母排闥入稅之得無絕則亟請赴喪衆格不遂遂衣大練自閉一室矢靡它間值家慶諸姑姊固邀之出娥愴然固拒曰繫不祥人也行將焉如父母夙庀奩飾間陳諸左右輒又愴然循其袂曰身已縞素矣直棄不視怵怵乎恤恤乎逾二年不解顏已而名家多慕從之媾者語稍稍聞娥大恨曰天乎身不

獲蚤決致滋紛紛也齧其臂至糜始娥自聞訃隱閔湛
痛日侵尋以病至是革竟骨立卒廬加中殤一歲耳嗚
呼脰之繆猶可稅也五內之繆不可稅也其歸一死也
泰父諸生熒臨泣曰娥果為兒死矣合言諸三暘三暘
歸其柩曰女志也嗚呼難矣古之為教者不輕貸人於
死亦不重以死律人曰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
乃若婦則曰夫死稱未亡人曰從一而終如是而已其
在未為婦抑異矣戴記有之取女有吉日女死婿齊衰

弔葬而除夫死亦如之又有之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兩者明著之禮文可考雖然是果盡於人情而無所置隆污損益耶否耶跡徐娥所操執同耶異耶易曰君子以致命遂志魯論曰匹夫不可奪志也志回則禮從釋之志端則禮從節之志純摯則竭情歸質而自致於天自致於天也者天之所不得違也而聖之所不得制也教之所不得束也文之所不得傳也嗚呼難言已難言已或閨閤而進於君子或章逢而非夫或荏

萬而能遂或軒然自雄而易奪聖人之取舍宜何如哉
童汪錡之死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不
亦可乎聖人之教其不為不可繼也津津乎其許人以
志而樂成人善也徐娥生不識兩髦然身殉焉而後瞑
葛之宗未嘗告逆婦然空兩鮮而後無憾余嘉娥以一
藐殤女能用其志為世教重不宜泯泯乃為傳而論之
曰若娥者加於殤禮而合之墓亦可也又曰娥高祖為
聘君文彪葛生則大理卿浩曾孫也兩君當豎瑾時俱

有大節娥不辱云

二貞 陳有年

余少時則見世母家蓋三嫠嫂云繼重以仲氏孤之婦
聚室茹荼門無偶跡亦人道之極恫也轉轂數紀諸嫠
閻然蓋棺余重愍之宗父老言三嫠娣姚賢矣而仲如
李最蚤寡無間然余撫其可論者聯為傳列家乘焉李
貞嬪者有智妻邑姜山李女也年十八而歸逮姑周媪
歸一年子啟恩生啟恩生之歲先中丞則備兵松州顧

諸猶子曰有智愿遂以智往往無何病且亟中丞公泣而撫之曰毋憂媼媼名家子當有固志有固志繼而絲臬立而孤則惟我在乃歸其喪而貽書先淑人謂周恤若有智媼如所謂有智者旨李氏哭稍甦泣言大人豈以是堅我哉微大人寧當二心者遂稱未亡人以終李為人沈摯少言天然絕色笑亦未嘗莞感見所難堪渾渾嘿嘿家人見者盡以為古太樸也日夕紡維撫所生子駸駸長中丞公歸呼啟恩共余學聘周媪宗氏女已

而比歲遭伯李喪中丞公之不祿火作諸居室悉燬焉
周媪繼卒李彫落益甚先淑人起煨燼餘割旁舍二三
楹棲其孤娶所聘婦扃戶與俱作即晝日過者寂不聞
人音第時見壁間炊煬或軋軋紡紗聲始覺其有人也
曰嗟乎李貞婦能帥其新嬪一至此乎咸歎息又數年
啟恩能授童子業先淑人復佐以址數椽草草營樓婦
尋舉子李亦未嘗解頤如故操久之卒距始嫠三十四
年年五十有四而其卒也娣姚貞婦哭倍哀以同憂患

故姚貞婦者智弟有容妻也父家上虞曰姚經歸時年十六生一子啟英未晬而有容卒姚年眠李寡差長然二十九耳先一年伯氏有常亦卒一子甫齏及是則周媪子盡矣媪耄且病三嫠婦相弔持貌諸孤纍如也居室穴伯妣洎姚附同堂者構寢寢廛廛施椽未落會有周媪之喪同堂有惑於襪祥者議毋內媪殓三嫠婦環而哭哭已姚奮曰義不以惇惇故詘損姑喪遂身負屍呼二妣掖我直趨寢所既寘屍復環而哭倡議者愕然

至辟睨哭甚哀則義格且業已在寢遂不復言姚癯弱
呐呐如不能言即言氣如不能屬然鐵面凜凜望而知
其節也啟英幼而孱甚時時病欲不生姚劑栝棗喫咻
鞠之苦心特至居常泣謂英若父一綫脉安在吾忍死
待若若不慎自立吾瞪目死矣即英勝冠且有室猶然
若始稅襦也姚持家治於丈夫第亡論攻苦織嗇乃官
私出入直用臆為計簿歲時會稽闔門授子弟凡目傾
臆如貫無爽者初時疏糲不屬李年稍稱困羨粟篋羨

布孤壯且蒙成焉有孫二皆聘乃卒距始薨三十七年
年六十五伯氏先姚三年卒季貞嬪子啟恩亦蚤世所
娶周媪宗氏女二十八歲而寡頗漸二貞風力貧長二
孤無他先姚二年年未五十卒論曰於乎余觀於二貞
而重傷世之多佻也自中古以還揭名教以厲俗興恥
詎不較著於乎一何佻者之多也二貞起邨閭襁呱呱
不意全之孤持與俱立初曷知名為何物卒亦曷嘗沾
沾自憙哉蓋性固然矣名之持人其流使人沾沾自憙

而不得反其真然而苟出於不佻君子貴之况出於真哉

任烈婦 王邦才

烈婦姓杜氏邑人杜薰女寧州刺史鄉賢杜公之孫也適庠生任堵子自立僉憲鄉賢任公之玄孫也烈婦天性聰慧克勤女紅自立家不饒裕烈婦以辛苦自甘一日自立疾烈婦供侍湯藥甚苦蓋已幾半載矣疾篤烈婦即以死誓家人俱莫之知卒之日衆為殮事於庭烈

婦在寢室中以刃自刎血流如注者半晌烈婦挺然坐
床頭一足彊持於地終不之仆衆覺而視之畧無難色
久之方伏枕蓋在甲午年四月二十六日也無論男婦
童稚往觀如市靡不驚異有告於余余既信且疑遂弔
自立請見烈婦烈婦即許余同翁兄至烈婦室烈婦端
坐於床敝衣衾叩首稱謝視項下刀眼如桃大氣從此
出而眼光面色依然一無恙人也原刃在床邊余曰苦
烈婦曰不苦余曰痛烈婦曰不痛且曰夫死願不移時

而往不意今已七日不死也蓋雖聲氣不壯烈婦以手
自形視之皆會其意至五月初五日以手指棺欲就寢
於內若得意遂志之狀再二日方卒自自立未卒以前
至刎後以及卒其不食者先後二十日矣固正氣自持
即不至死者天不令烈婦即死使衆得目覩其事以愧
世之無節操者不然而一刎即死一死即殮未必人人
聞而信之也况氣從項出食不下咽至二十日方斃不
以為苦且痛者非曠世所罕見者哉至邦才氏曰士君

子讀聖賢書繫綱常任尚有不能堅白其操甚至昧義偷生視烈婦為何如哉古人謂慷慨易從容難烈婦能慷慨亦能從容蓋難之難者也吁是可以風世以俟夫司竹帛者採焉

歸烈婦 歸子慕

歸烈婦者太倉陳鼎彝之女崑山歸善世之妻也年十九來歸而善世年十八二年而善世死善世疾革語婦曰爾母寡居無子我即死喪畢爾自歸與母居養爾母

婦泣曰妾無歸禮君即死妾將隨君善世竟死婦哭之
顧牀頭劔拔劔欲自裁母抱持奪劔謂母曰兒必死業
已許夫死矣自數宜死者四無子宜死年少宜死舅姑
老異日無依宜死舅姑自有子奉養無須我宜死曰趣
市棺我婦人死即殯不可露尸母守之三日夜謂母兒
活一刻即一刻如刀刺願聽兒死侍婢以糜進不食則
以置善世前曰君食則我亦食撫尸哭曰吾所以悲者
非悲君也吾旦暮死將歡然見君獨吾母老無子嗣子

又亡走於外惟吾與姊二人而吾姊者勢不能相收吾
又且死使六十歲之寡母窮無所歸是故悲也含尸以
玉珥璫一自含曰九泉之下以此為信母見其志堅不
可奪慨然曰女死不過一時痛耳吾旦暮之人適使我
無後累遂母子相對縫衣衾治殮具市棺善世死五日
婦沐浴更衣出拜舅姑舅姑止之悲哀不勝其從大母
毛節婦周氏十九歲喪夫無子執志不移事姑以孝聞
朝廷旌其閭時年八十舅謂之曰如汝從大母者新婦

所親見也顧不足效乎奈何欲死婦曰人各有幸不幸而大人皆老新婦年少歲月遙遙事變難料新婦何敢望從大母死決矣退而復自語曰吾今日惟知不給夫以生何心為名母與姑皆毛出從姊妹也姑謂母曰吾兩人何至立視其死必止之母出棺釘盈握錚然擲于前曰視之女已如是而謂尚可止乎是夜婦自經於牀喉間聲如鋸母堅塞兩耳卧嚙被流汗它嫗救之復甦張目視救者頻顛曰徒苦我我終當死明日日中婦寢

以被蒙頭伺人去仍以被裹衣為蒙頭狀脫身縊死其
辭舅姑也襲衰其縊以殮服時萬曆三十三年十月十
四日也婦之初欲死也勸者曰盍從爾夫臨沒之言乎
婦曰臨沒之言非夫意也去年里中某婦者夫死年少
無子而獨自居守吾夫哀其志謂我曰不如速死夫固
已命我矣善世為人質直無隱情每自知其短刻意自
將輒曰我不知何自能好數為其婦稱古義烈事

烈婦黃氏鄭之玄

烈婦黃氏太史東崖先生族姑嫁予姪泓泓歿遺四孤
不三年皆續亡烈婦自經死家史氏曰古有之死易立
孤難厥有幸有不幸焉烈婦之死於夫也蓋死於孤也
烈婦夫歿之三年而後死於其夫之忌日者孤存與存
孤亡與亡之義也夫歿而有孤也又有四孤也烈婦固
念不至死而其勢亦將不得死不敢死及夫一摘再摘
以至三摘之又四摘之三年之內四孤蕩然矣一孤亡
復立一孤烈婦已矣無孤之可立矣無孤之可立則死

之雖欲勉於其難而不得不就於其易故曰有幸有不
幸也鄉使夫歿之日無一綫之遺者烈婦必慷慨引決
不俟今日始殺身以報夫子也故夫幸則嬰之存趙不
幸則息之死奚齊其尤不幸則亡一孤復立一孤崎嶇
圖存而卒無所濟則相死於厓山之海也烈婦乃類之
悲夫烈婦死於九月廿九日沐浴結束闔戶投繯癸亥
泓死之日也用其夫故時靈帛即其日為異時醜酒之
享從容審處死不忘同食也年三十八不得旌而力微

亦不能鳴之有司余竊悲夫窮巷之戶緯蕭之媪其有
奇烈奇節泯泯齋志不聞於人如余家婦者何可勝數
故私傳而藏於家

贊曰死夫死孤志無有二用夫死日故帛一縊決絕成
仁從容為義勝彼古人刮髮截鼻

蕩子婦

戴士琳

蕩子婦者故儒家女也生而婉孌便娟閑其父教自
女紅外傍及圖史琴奕諸藝皆絕里閨習聞其美且

賢父必欲得良偶而後字之會富人某者通于婦之
隣姥因賂姥使譽某子甲之才因致求婚之意母豔
其富遂字某子甲未踰年富人死某子甲悉發其父
藏為長夜飲一切狗馬蹋踴擣捕狎邪之好畢集遂
掃其父貲婦父兄故以舌耕無厚產可資壻某子甲
從故酒徒遊諸酒徒業睥睨之歸而婦不善也日夜
向隅飲泣某子甲不能堪自惟此身無所寄將遂作
溝中瘠乎方躊躇間遇故酒徒故常鶉衣乞食于某

子甲者俄而怒馬鮮衣掉臂于市某子甲低回羨之方逆縮不敢見酒徒從儔衆中攬其衣絕叫曰公乃一寒如此哉某子甲慚不忍告已而徐吐情實故酒徒撫掌大笑曰愚哉余貧寧出子下一旦有此秋毫皆主人力也子謂季布衛青非夫哉子誠一俛首猶可恣睢令人不敢正視又何論饑寒乎某子甲起再拜謝曰謹如教第不識所從曰方今邑中最赫赫人耳目者子試思之某子甲默然良久曰得非某公乎曰是矣是匪藉父兄

靈也彼別有霜露在握視縣令丞家監耳可顧指使也
每譚一事發一箋即千金立至子誠能得幸某公蒙虎
之皮橫行里中朝夕倚醉歌樓縱橫如意或微有睚眦
則吾黨羣出噪呵之其人且塵粉矣何似爾婦翁齷齪
青衫搦三寸管以石田餬口哉某子甲仰天狂笑以為
遇子晚因相與連袂踵門見某公某公方張筵燕客不
得見留宿故酒徒家夜分酒人起蹴其枕曰子休矣我
視爾無一長足錄徒龐然食粟耳為我主人僕者率多

技能或美少年可狎者子自度何技可當吾主而往乎
有則我見若于公不能子休矣某子甲垂首喪氣嗒焉
如不欲生因長跼問計于酒人酒人故沈吟久之應曰
得之矣我聞子妻甚麗而才子誠飾妻以求幸富貴股
掌間耳某子甲曰我不難身為僕妻為奴獨惜老大不
從奈何曰子又愚矣子在而妻焉往且子憂公不納耳
公欲之疇敢抗者乃見某子于公因圖其妻之貌以進
公大悅立召某子甲使召其妻某子甲意其婦翁必且

梗命挾其羣數十人往揚揚從里門入婦翁果大驚徒
跣號天而泣曰嗟乎子之無良一至是乎父子自度不
能得之于公必不能得之于監司守令抱女欲絕者數
四使婦飾膏以往婦乃從容顧父兄曰何慮之深也兒
豈以此生累父兄哉第令人戒車徒兒且膏沐以待詭
其父兄出扃戶自經死死三日某公方據胡牀對客忽
覩一麗人自稱某人持匕首刺公中左肩因大叫伏地
須臾覺左肩隱隱作楚及旦成大疽竟以不起

野史氏曰悲哉蕩子婦之死我未敢謂節俠也彼特粗知禮義羞為臣妾計畫無復之耳其去溝瀆之經幾何獨悲某公之豪華豈不能千金買駿而逼其故人女供奴婢至令抱恨以沒傷哉彼婦之父兄身廁衣冠尚隱忍不得白何論含冤于蔀屋者耶

李翠翹

戴士琳

京口娼曰李翠翹者貌可中上機穎絕倫甫及笄即負超然遠舉之志歛有羅生者自新安之燕道出京口邂逅

迨翠翹翹卽心許羅生生不知也既逾年島夷橫行江南所過殘破生還自都已失翹跡矣方奔走南北落魄貧甚時胡大司馬鎮越生往依之胡特衆畜生居歲餘生遮說胡曰公所部材官良家子俱越柔脆之夫聞島夷腥臊自潰誰能陷敵也江淮間故多亡命販鹽鼓掉出入洪濤陸行持矛握槊不避生死此可當吳兵十百之用不佞習其渠魁一呼可致三千人公能假我萬里裝募致其豪傑使將而南卽區區島夷如疾風掃殘穽

耳公大喜立授三千金使渡江而北生盡以付昔時酒徒博人不逾月裝立盡自度不能見公則走分宜相胄子幕下乞一緘負荆而還公素習分宜公子度不能奈何生姑含之詭謂曰爾能從我麾下立一奇節數千金不汝問也生負慚矢口應曰諾願蹈湯火以贖前罪時倭酋曰徐海曰汪直者角立以畸扼東南公既已挑怒之兩酋者內不相能而外尚合公欲先誘海以釣直但未得人如鄜生陸賈者因思羅生能以口舌動我脫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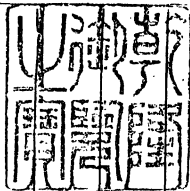
千金寧不能以口舌動海使內附乎此辨口可使也遂遣生使說海生既至海巢則踞上坐為陳說利害海意殊不為動撼羣鹵縛生下露白刃臨之生鼓掌而笑顏色自若海意解復延生坐稍稍肯赴胡軍而疑信且半姑試生曰汝能留質吾軍我單車見胡公乎生曰幸甚海大解頤與生痛飲期以旦日日中往抵暮而還囑其黨曰我暮不還則醢羅生發兵救我比旦海果行生留為質日既晡海留酌胡公所大酣暢不時返羣倭競來

縛生刃加于腹生自分必死矣俄聞壁後叩門甚急眾皆蒲伏聽命則一少年女子亭亭立戶下叱曰爾曹何須臾不能忍也假令主還欲得生羅生爾曹能續其頸耶主果不還羅生几上肉耳何煩此張皇呵叱也眾皆唯唯袖刃生竊矚之則李翠翹也因叩首乞憐翹為吳音以對曰子無憂異類我將脫汝生又叩頭謝不殺恩因此知翹蓋被擄島夷已得幸徐海矣無何海歸大善胡公意遍諭諸酋使釋生縛然海卒無還生意也居旬

日海忽遣使送生還生心知翹意特無從考鏡惟有涕泣銜恩而已以此胡公亦善御生留之幕府生又挾分宜公子勢恟嚇之居然為重客矣歲餘公搗海巢縛海翠翹亦在俘中謂生且當活已所以乞哀萬狀生卒不向胡公出一語翹竟死于市臨刑仰天大呼曰李翠翹誤識羅生而負徐海死真晚矣乃知海昔日之從降翹與有力也

野史氏曰徐海以狂豎煽禍東南國家蓋誣數萬金錢

供戰士僅乃降之而不能勝翹枕上一語此其功當錄
即貸一死不為過也奈何羅生忍人不為翹乞哀令泯
泯以沒余聞此事于金陵人陳岱華憐其無聞為傳之
其後分宜敗羅生不免伏法天道蓋不爽哉



明
文
海
卷
四
百
十
四